

认识老姜廿多年,他没挪过地方。每周一、五的八点至十二点,他在菜场廊泊下“磨刀霍霍”。

做人要有打铁功

叶良骏

老姜这个磨刀匠有来头,他是铁匠出身。父亲开打铁铺,五个儿子不上学了,就打工。世上三种苦,打铁、撑船、磨豆腐,打铁为首苦。老姜12岁,小学未毕业就入了行。父亲是师傅,即使是儿子,当了学徒照样得守行规,犯了错,打是轻的,罚着冷铁块锤一千下、两千下才是真罚。

东西去磨,主要是想给他多赚点,他常常说,这刀不用磨的,我不管,还是让他处理。他感知我的善意,愿与我说话。

他说,打铁铺整天坐着等取货的人,他们全家除了吃饭睡觉,没一分钟敢浪费,后来有人看他们生意好得来不及做,也在旁边开了打铁铺,但做不过他们父子六个,很快就打烊(歇业)了。

父亲赚了钱,为儿子们成家,每个儿子一套房。到2000年,父亲年纪大了,打铁铺开不下去,就关了。父亲留下养老钱,余钱平均分给五个儿子。到关门那年,五个儿子都已成家生了儿女,生活有保障,至于以后干什么,怎么干,父亲说,只要记着做人要有打铁功,千锤才能成形,百炼才能成钢,干什么都能成。还教育他们,人不要太贪心,能过日子就行。

兄弟们各奔前程。老姜才40多岁,不干活肯定不行。听人说,上海机会多,就来了。有一天走过菜市场,见人在磨刀,他饶有兴趣地走过去看。他不屑地笑了:像这样硬手硬脚磨,没几次,刀就没锋口了。这活,他

能干,肯定能干好,于是就留在了上海。他与人合租了一间小屋,在北新泾,每月分摊1500元。这一干,就干到了现在。

一辆自行车,一把长板凳,一块磨刀石,一只小桶,一块抹布,就这些家当。他有许多老顾客,大至菜场斩猪骨的刀,小至修眉的细刀,还有指甲钳,他都能磨。南京西路、延安东路、南大路……他排好日程,每周轮着去。

家里有把小剪刀,是老人留下的,我当宝贝似的藏着,那天不小心的摔在地上,刀尖摔断了。我拿去给老姜看,他忽然眼前一亮,赞道:好刀!一向话不多的他忽然滔滔不绝地说:“这把剪刀上百岁了!是手工锤的,多匀!在我们铺子里,这样的小剪刀,淬火后,要两人一起锤1080下,再由父亲进行最后加工,才能成形!”竟有些爱不释手的样子!

正说着,来了一个男人,拿了把刀和他争执起来,老姜不回嘴,只是苦笑。男人吵架没对手,骂骂咧咧地走了。他说,刀也有灵性,像人一样,有病可治,但恢复原样怎么可能?就像人老了,硬要医生治成个美人,走遍天下都不可能。他拒绝修这把小剪刀,说,再好的东西,缘尽了,不可勉强了。老姜的话,竟然富有哲理性,回味无穷。

头一回钓鱼是在五十年之前。放假,照例去浦东姑父家。那天,随姑父在一家杂货店挑了一根三米长的竹竿,回家放在炉火上烘烤,以增强竹竿韧劲和弹性。姑父再捉了后院大白鹅,拔了几根羽翅,剪成几段浮标,穿在尼龙线上,扎上银色伊势尼钩和铅坠,便做成了我最初的钓竿。

翌日清晨,睡眼朦胧中我被姑父唤醒,兴冲冲赶往郊野一处池塘。天色氤氲,细雨霏霏,姑父替我选了一块洼地,往水里撒了玉米糠做的塘子,又替我在细小的鱼钩上穿上红蚯蚓,用竹竿试探池塘深浅,依次分开线上浮标,将鱼钩抛向水中,然后将鱼竿交于我手中。那浮标随铅坠沉入水底,渐渐有三四粒浮标余在水面。姑父叮嘱我,浮标若上下移动,说明鱼儿上钩了,盯牢浮标,一动就提竿。姑父自寻一处地方,撒塘子下钩,没多久,只见他接连钓上几尾鲫鱼,而我这儿半晌未见动静,便耐不住性子,急着往姑父那儿打探,脚下一个趔趄,半个身子滑向水塘。这一下惊动了姑父,他赶忙将我在水里捞了出来,我浑身泥水,哇哇直哭。姑父替我收鱼竿,竟牵上一条巴掌大的鲫鱼。原来,鱼儿早已上钩,我却浑然不知,破涕为笑的我,紧抓着鱼儿仿佛握着一份天大的惊喜。

经”。诸如开窝打塘、选置朝向、提竿遛鱼,个中趣味十足。不过我比他爱琢磨,把他一年四季垂钓选位的经验归结为“春钓滩、夏钓荫、秋钓湾、冬钓潭”,小徐乐不可支,一揆“好浜头”总不落我下。

“好浜头”渐渐枯竭,有一阵垂钓寻不着“方向”。

钓鱼协会里有幸搭识老沈头,他是同学的父亲,示意我跟他玩。那天,带我来到一处鱼塘,不用撒塘,直接下钩,鲫鱼、鳊鱼、青鱼纷纷上钩,噼里啪啦来不及提竿,情状就像捞鱼,如此这般,大丧垂钓情趣。中午,塘边来了一位乡干部模样的人,对老沈头又是递烟又是一番奉承话,直叹老沈头钓技出众。

午饭时分,我如梦初醒,原来,老沈头是机械厂八级技工,叫这乡镇聘为乡办企业顾问,乡里巴结老沈头,鱼塘只是“诱饵”,专钓老沈头这样的“合作伙伴”,我借了“光”。

想来江湖险恶,身居庙堂,大抵也被人视作“鱼”,哪天居心叵测之徒下饵,保不齐抵不住诱惑,我也会像鱼死翘翘翻白肚皮。

不久,老沈头得癌症过世,我也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钓鱼没先前的殷勤,加之局里任命我去一个派出所当指导员,只能忍痛割爱,打消垂钓的念头。

未曾料想,垂钓经历竟对我警营生涯有如神助,几回助我妙手回春。

调到派出所头,将要过年,新村里不少居民来所报案,晾在窗外的腊肉、咸肉、火腿一股脑遭贼叼走,一时闹得人心惶惶。事不大不小,居民指望派出所破案,大伙都揪心。我陡然灵机一动,叫人寻来几把破扫帚和几张旧报纸,依葫芦画瓢,包裹成“腊货”择地悬挂,然后派人蹲守。翌日,窃贼果然吞饵上钩,逮着的竟是一个女贼,从她家里悉数缴获被窃腊货后发还居民。所长捋着头皮道:“迭只倒钩放勒漂亮,多亏依想得出来!”

我当刑侦支队长时,还真“钓”到一条“大鱼”。上世纪末,辖区定蒲河发生一起水上杀人抢劫案,歹徒以销售建筑材料为诱饵,杀了船老大劫走一张十万元现金支票。那年,市局刑侦部门立下“军令状”,年底杀人大案侦破率须达百分之八十,眼看年关,整个上海只完成百分之七十八,此案若破,刚好过关。我和一彪麾下铆足劲,一路追到浙西莆田,杀人歹徒陈藏山沟里,以其之道还制其人,我们用了一名“线人”,投下“诱饵”,将其“钓”到当地一家美容店,趁其躺在“温柔乡”,一举捉拿归案。世纪之交,我在莆田与一班兄弟喝大酒,年关钟声敲响,我不亚于早年临渊提竿遛鱼般开怀。

反对将中医妖魔化,身体力行中西医结合。中医讲究的是“未病先防,将病救萌,既病防变,病愈防复,重在治未病”。并解释,未病先防,就是未病先治,这个治,就是调理,扶虚补弱;而将病救萌,即把病状扼杀在萌芽中;已病防变,就是让得病的不使其发展变化;病愈防复,是防止病愈后复发。话至此,他仍意犹未尽。中医不能包治百病,也不是万能的,应当在守正创新和与西医的结合上下功夫,特别要借助科学先进的医疗仪器检测病情,用现代仪器对中医药进行分离,提取药理分析,以求“对症下药”。言简意赅的话语,既让人知道“中医药是个宝库”,又教你务必尊重现代医学科学。

我不禁想起,此前他的学生和高徒跟我介绍过的严大师行医中的点点滴滴。身为国医大师又年届耄耋,仍坚持每周五个半天的坐诊,尤其可贵的是坚持每周1个半天去曙光医院看普通门诊并按普通门诊收费,且不容置疑。他说:“我就是要让普通百姓,特别是困难群众看得

微信朋友圈晒得最多的是美食、旅游,抑或心灵鸡汤美文。而我们边上一位初中数学沈老师,晒的却是自己数学课上板书的几何图。每次看到这些精美的图形端庄秀丽地呈现在黑板上,让人心中有一份踏实、一份亲切。

平日,沈老师会晒这些图,那是她自我感觉非常成功的一课。每每课上她把几何难题讲清、攻克,下课后,看着黑板上满满的几何图形,她会微微一笑,很珍惜地拍下这些图形,犹如一位战士攻克敌方暗堡后的激动,又好似攀登者逾越障碍,登凌绝顶的欣喜。我想此时此刻,她一定在心里为自己暗暗鼓掌。

记得十多年前,首次听沈老师课,那是她刚进育才学校,上一节新引进教师的比武课,那节课她得了一等奖。清晰记得那课上,沈老师一手拿着三角板,另一手指捏着粉笔,随着启发、询问、指点、分析、板书,纯净的黑板上渐现了端庄、秀丽、明亮的几何图。加之红笔轻点细画,辅助线神笔凌空,几何图成了魔幻的宫殿,俨然是思维的导图、智慧的结晶。

沈老师晒几何图,还有一个重要时期:期末考试分析试卷后。看到学生不错的成绩,她仿佛有了收获的喜悦。沈老师晒平面几何图,看似小事一件,从中却能让别人发现她的职业成就与幸福感。反观我们身边那些刚入职场的年轻人,一开始雄心勃勃,可经不起挫折,于是怨天尤人。然而现实职场中,寻求到幸福感的人,他们大都对自己的职业规划明确且认真、精致、完美地做好每一件事,又持之以恒地做,最后才有了骄人的成就。

沈老师晒的几何图,让人想到泥水匠贴的精美瓷砖,木匠制作的上品家具,专心致志做了,幸福一定是满满的。

形如春蚕的崇明岛地处东海与长江交汇处,是野生养殖水产品丰富、水资源丰沛的富饶之地,这里自古是鱼米之乡、蟹的天堂,更是鲚鱼、刀鱼、凤尾鱼等特有水产发源地。这里出产的海产品肉质细腻,味道特别,比深海鱼清淡,又比江鲜鲜美。鲚(崇明方言与“净”同音)鱼,俗称麦叶鲚鱼,又称小鲚鱼,是长江口水域浅水里一种特有的鱼类,它与刀鱼、凤尾鱼、梅子鱼等同为一个家族,是一种洄游鱼类。每年春季,鲚鱼与刀鱼、凤尾鱼、梅子鱼等成群结队,溯江而上,形成鱼汛。

崇明岛的横运河等

杏林春雨沐苍生

薛全荣

上世纪80年代末,我与上海中医药大学原校长,国医大师严世芸相识并成为挚友。几十年来,耳濡目染了他从医从教从事中医药理论及研究及著书立说的“中医生涯”。可以说,中医“医贵乎精,业贵乎专,学贵乎博,治贵乎巧,效贵乎捷”的精神,在他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严世芸国医大师出生于中医世家,祖父严志韶、父亲严苍山均为一代名中医。从小目睹了病人患病时的痛苦,治愈后的喜悦,立志“子承父业”。1958年考入上海中医学院,1964年毕业于医至今。严大师谙熟中西医理论,擅长于以中西医结合方法治疗心血管

疾病,尤其是心力衰竭、冠心病绞痛等,对一些疑难杂症的治疗有独到的功力。去年11月中旬虹口举办膏方节,当天义诊结束后,在鲁迅公园静谧处的一座小亭,我与他相坐品茗,话题自然切入膏方。我问道:“膏方进补一定要在冬季吗?”“不一定!”严大师脱口而出,“膏方的作用在于补虚扶弱、补人气血、延年益寿,纠正人的亚健康状态。膏方的进补调理一年四季均可,只是应当根据不同季节、不同人的个体情况,调整膏方药材的配伍与剂量,膏方的基本功效不会因季节的变化而变化。”“那为什么大家,特别是上海人热衷于冬季进补?”我问。

“一是中医认为,生物的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规律同样适合于人,冬季是人体吸收天地精华,养精蓄锐,休养生息的最佳时节,此时进补和调理,事半功倍,所谓‘冬令进补,来年打虎’;二是膏方见效不是几天,而短则一个月,长则两三个月,在当年没有空调和冰箱的情况下,膏方无法较长时间存放,为防膏方变质,冬季成了不二选择。”原来如此。

那天,时近黄昏,落日的余晖透过树隙洒在地上,严大师谈兴甚浓。他对我说起了曾发生过中医西医孰优孰劣的纷争和中医或存或废的坎坷。他不赞同将中医神话得无所不能,也

厌。但在过去,崇明岛上的一般农户平时都把鲚鱼同咸菜、茄子等蔬菜混烧,鲚鱼不管与什么菜搭配都味鲜好吃。另外,农民整天忙于干活,哪有这个闲情雅致过工如鱼,只是在农闲时或招待客人时才会有这个口福。鲚鱼饼制作工艺复杂,整个过程全凭手工操作,费时费力,只能是农家“自做自足”。如今崇明岛上的一些饭店及农家乐也有少量供应,但有的图方便省力,往往用搅肉机加工,其味道远不如手工的鲜美。另外,鲚鱼的时令特色特别明显,仅限于春季鱼肉鲜嫩,过了清明时节,肉质渐渐变老,鱼骨变硬,其味道也远不如当季的鲜美。

鲜美鲚鱼饼

郭树清

用菜刀背轻敲打碎,再将打碎的鱼内肉刀刺成泥,加入葱、姜、盐、淀粉、蛋清等各种调料搅拌均匀,并做成一个个米团大小的鱼丸圆子压扁为鱼饼状,而后在锅中加食用油用文火煎,数分钟后煎成程黄油亮之鲚鱼饼,无论清蒸、红烧、煮汤,均原汁原味,鲜嫩醇香,百吃不

疾病,尤其是心力衰竭、冠心病绞痛等,对一些疑难杂症的治疗有独到的功力。去年11月中旬虹口举办膏方节,当天义诊结束后,在鲁迅公园静谧处的一座小亭,我与他相坐品茗,话题自然切入膏方。我问道:“膏方进补一定要在冬季吗?”“不一定!”严大师脱口而出,“膏方的作用在于补虚扶弱、补人气血、延年益寿,纠正人的亚健康状态。膏方的进补调理一年四季均可,只是应当根据不同季节、不同人的个体情况,调整膏方药材的配伍与剂量,膏方的基本功效不会因季节的变化而变化。”“那为什么大家,特别是上海人热衷于冬季进补?”我问。

“一是中医认为,生物的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规律同样适合于人,冬季是人体吸收天地精华,养精蓄锐,休养生息的最佳时节,此时进补和调理,事半功倍,所谓‘冬令进补,来年打虎’;二是膏方见效不是几天,而短则一个月,长则两三个月,在当年没有空调和冰箱的情况下,膏方无法较长时间存放,为防膏方变质,冬季成了不二选择。”原来如此。

那天,时近黄昏,落日的余晖透过树隙洒在地上,严大师谈兴甚浓。他对我说起了曾发生过中医西医孰优孰劣的纷争和中医或存或废的坎坷。他不赞同将中医神话得无所不能,也

厌。但在过去,崇明岛上的一般农户平时都把鲚鱼同咸菜、茄子等蔬菜混烧,鲚鱼不管与什么菜搭配都味鲜好吃。另外,农民整天忙于干活,哪有这个闲情雅致过工如鱼,只是在农闲时或招待客人时才会有这个口福。鲚鱼饼制作工艺复杂,整个过程全凭手工操作,费时费力,只能是农家“自做自足”。如今崇明岛上的一些饭店及农家乐也有少量供应,但有的图方便省力,往往用搅肉机加工,其味道远不如手工的鲜美。另外,鲚鱼的时令特色特别明显,仅限于春季鱼肉鲜嫩,过了清明时节,肉质渐渐变老,鱼骨变硬,其味道也远不如当季的鲜美。

钓鱼

经”。诸如开窝打塘、选置朝向、提竿遛鱼,个中趣味十足。不过我比他爱琢磨,把他一年四季垂钓选位的经验归结为“春钓滩、夏钓荫、秋钓湾、冬钓潭”,小徐乐不可支,一揆“好浜头”总不落我下。

翌日清晨,睡眼朦胧中我被姑父唤醒,兴冲冲赶往郊野一处池塘。天色氤氲,细雨霏霏,姑父替我选了一块洼地,往水里撒了玉米糠做的塘子,又替我在细小的鱼钩上穿上红蚯蚓,用竹竿试探池塘深浅,依次分开线上浮标,将鱼钩抛向水中,然后将鱼竿交于我手中。那浮标随铅坠沉入水底,渐渐有三四粒浮标余在水面。姑父叮嘱我,浮标若上下移动,说明鱼儿上钩了,盯牢浮标,一动就提竿。姑父自寻一处地方,撒塘子下钩,没多久,只见他接连钓上几尾鲫鱼,而我这儿半晌未见动静,便耐不住性子,急着往姑父那儿打探,脚下一个趔趄,半个身子滑向水塘。这一下惊动了姑父,他赶忙将我在水里捞了出来,我浑身泥水,哇哇直哭。姑父替我收鱼竿,竟牵上一条巴掌大的鲫鱼。原来,鱼儿早已上钩,我却浑然不知,破涕为笑的我,紧抓着鱼儿仿佛握着一份天大的惊喜。

打那以后,钓鱼成了我的业余爱好。初入警营,周围好几个同事都是“钓迷”,每逢周末就心猿意马,一门心思琢磨翌日垂钓“行程”。那时,我已加入区“钓鱼协会”,俨然成了“老钓客”。

周日凌晨,天色擦黑,一帮“钓客”簇拥而推着自行车齐聚闵行西渡口,“清一色”肩挎军用水壶和书包,背负草帽,车架系着鱼篓、两副竹竿、泛黄的书包内装着饵料罐、鱼线盘、蚯蚓盒,人手一副大饼油条,边啃边候着头班摆渡轮。那班客轮似乎像“垂钓专线”,靠岸放闸之际,自行车蜂拥而出,沿西闸公路鱼贯而行,随着晨曦渐渐淹没在奉贤四乡郊野里。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警营生涯忙碌之余,一竿在手,俯仰绿野,稻香扑鼻,鸡鸣狗吠,大有“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快活,故垂钓既是青年人的精神寄托,也滋养了日后好学、敏锐、隐忍、耐劳的心性。

垂钓也是一门学问,江南田野,水网交错,并非每条河浜都有水,老练的垂钓客能察水色,闻气味,探来历,悉心寻觅心仪的“好浜头”。小徐是局里新调来的驾驶员,还是一个垂钓迷,早先在企业开车,四里八乡兜得转,人头熟,周遭哪条野浜头有“料”全在肚里,局里一帮垂钓客都围着他转,我跟着他学了“垂钓

天,而短则一个月,长则两三个月,在当年没有空调和冰箱的情况下,膏方无法较长时间存放,为防膏方变质,冬季成了不二选择。”原来如此。

那天,时近黄昏,落日的余晖透过树隙洒在地上,严大师谈兴甚浓。他对我说起了曾发生过中医西医孰优孰劣的纷争和中医或存或废的坎坷。他不赞同将中医神话得无所不能,也

七夕会

反对将中医妖魔化,身体力行中西医结合。中医讲究的是“未病先防,将病救萌,既病防变,病愈防复,重在治未病”。并解释,未病先防,就是未病先治,这个治,就是调理,扶虚补弱;而将病救萌,即把病状扼杀在萌芽中;已病防变,就是让得病的不使其发展变化;病愈防复,是防止病愈后复发。话至此,他仍意犹未尽。中医不能包治百病,也不是万能的,应当在守正创新和与西医的结合上下功夫,特别要借助科学先进的医疗仪器检测病情,用现代仪器对中医药进行分离,提取药理分析,以求“对症下药”。言简意赅的话语,既让人知道“中医药是个宝库”,又教你务必尊重现代医学科学。

起病并得到专家的看病。”有时病人挂不上号或过了门诊时间,他就加班免费为病人诊治。即使身体有恙,仍坚持普通门诊。有一次他的腰椎病犯了,疼痛难熬,还是让学生用绷带把他的上半身绑在椅子上,强支着身体为病人诊疗,坚持把病人看完才休息,令在场的人感动不已。

此外,在诊治疑难杂症上,也屡有建树。有一位病人,十几年嗜睡与不眠交替发生,眠则三四天日夜不醒,醒则十几天日夜不眠,中西医看了不少都无效,严大师与他的老师张伯奂仔仔细辨症,觉得不能单纯以养心醒脑,应该结合补肾通气攻补兼施,终于将病人多年的痼疾治愈,成为中医界的佳话。

“悬壶济世大医诚,杏林春雨沐苍生。毫厘不闲勤问切,恰似华佗行医仁。”我想,此诗送给国医大师严世芸名副其实。



幸福的几何图



边看边聊

曹益君